

## 二獎

作品

廢田，冷海，曠野中的白矢

得獎者

鄭琬融

鄭琬融，一九九六年生。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畢業，曾任職翻譯文學線編輯，目前就讀於北藝大文跨所。詩集《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》獲得第七屆楊牧詩獎，並入圍台灣文學金典獎短名單。第十七屆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獲選者。

得獎感言

我相信是對環境議題不遺餘力的諸多前輩們才促使這篇詩的誕生，在此對他們獻上最大的敬意。

謝謝俞萱的讀詩課所帶領的啟發，謝謝給予我支持的家人、朋友，謝謝易澄總是當我的第一讀者。是他們使書寫不再成為一個人的事。



# 廢田，冷海，曠野中的白矢

## 1

吐沙的黃昏使人怔冷

那裡曾有生活的溫舌，整片踏滿水鳥的溼地

農田廢耕，收購，一甲子彎腰的日子

消失在一紙移轉的地契。

白紙黑字的條文，記錄了什麼？

「不是不想留下來」，佝僂的身影比曾經結滿穗的稻穀要彎

「鹽分太厚、海風太刺，稻子難活。」

細數理由，老人沒說的留在拉長的影子底，流回荒廢的水圳

他專心簽字，慢慢簽，汗滑過他的手指間，筆桿

愈來愈黏，突然湧上的記憶

或許這是最後一次他的名字與這塊地有所關連

一輛卡車運來幾個人、幾台機械

揚起一片塵土。在一棵樹面前，遮住小徑，他過往回家的路上

## 2

「那風機一直轉一直轉，

整個鎮上只剩下糰糊似的語言。」

留守者，不停仰頭

在她眼中是白骨。在他人眼中，是收割海風的使者、曠野中的白矢。

「為什麼這麼近？」

黑狗狂吠，一百公尺外的巨大風扇，蜂群聲、嚙囁聲、尖嘯聲

無時無刻混入脫臼的景致

她撿拾底下的鳥屍、蝙蝠的翅膀

試圖解釋她夜不成眠，但這些稱不上**證據**

上面這麼說（哪裡的上面？她沒問出口。總之每一種位階都比她高）

命運的新刺在垂老的防風林中突破

廣大的海口，整片鬼魂似的白骨，齊聲絞碎一種意志

沙風愈積愈多，卡進蕾絲被、燒水壺、沙發上老女人的腳趾間

白矢亦落在海上，成群低鳴。船長繞開這些三芒星

危險、高樓般壓迫、象徵著驅離。插下風機的位置再也不屬於

討海者，在一場看不見的交易，吞下結論

「別回頭。」白燈熾熱，陰影切開撒網的手。

恐懼不來自黑暗，而是失去

空有引擎而無法進入的海域，已然是記憶的墳場

這是變革還是騙局？「不是買更大的船出海，就是改一改去巡邏風機……」

巡邏這些巨大的白骨——

選擇成為兩條筆直的黑線，窄小、朦朧

同行已有人出售他們的網子。最後一次出航，浮球一個個漂散海外，

無心回收。殘餘的暖意逐漸涼去。

往後還能如何穿行這片海域？

這養出他二十年一身的風骨

## 4

夏日，溫暖的颶風，扭斷風機頭骨總毫不費力  
巨大的停止，在維修人員的指尖

「是什麼樣的轉動讓透明成為電流？

而我碰觸的又是什麼樣的中心？」

遠處發光的燈火，星沙一樣微弱、誘人

很難想像這與之有某種連結

乳色的，暈眩的，瞠目結舌的真實

藤一樣地勒緊。損壞處，年復一年更加嚴重

他並不懷疑它的存在，而是**位置**。

被塑造得如此神聖，如此地聖潔

## 台灣生態詩的代表

鴻鴻

以四節詩，四個場景，寫風機進駐的小鎮的四個人物：老農、拾荒婦、討海人、維修員，標示四段時間點——讓地、陸域架設、離岸架設、風機損壞。是一段歷史，卻壓下抗議企圖及抒情衝動，只以滄桑之眼，凝神刻繪壓力下的生活變化殘跡，由是格外動人。文字精省，細節精準，如寫讓地，只寫簽字的手指出汗，「筆桿愈來愈黏」；寫拾荒老婦，沙子卡進「沙發上老女人的腳趾間」；寫最後一次出航，「浮球一個個漂散海外，無心回收」；而一開始「生活的溫舌」就在獨特意象中不著痕跡地含帶了情感與溫暖想像。

這是好題材，但身外的題材容易寫得浮泛，此詩卻深入事件與生活肌理，令人縈懷，已足為台灣生態詩的代表。希望作者循此大道，當能達到前人未抵之高峰。